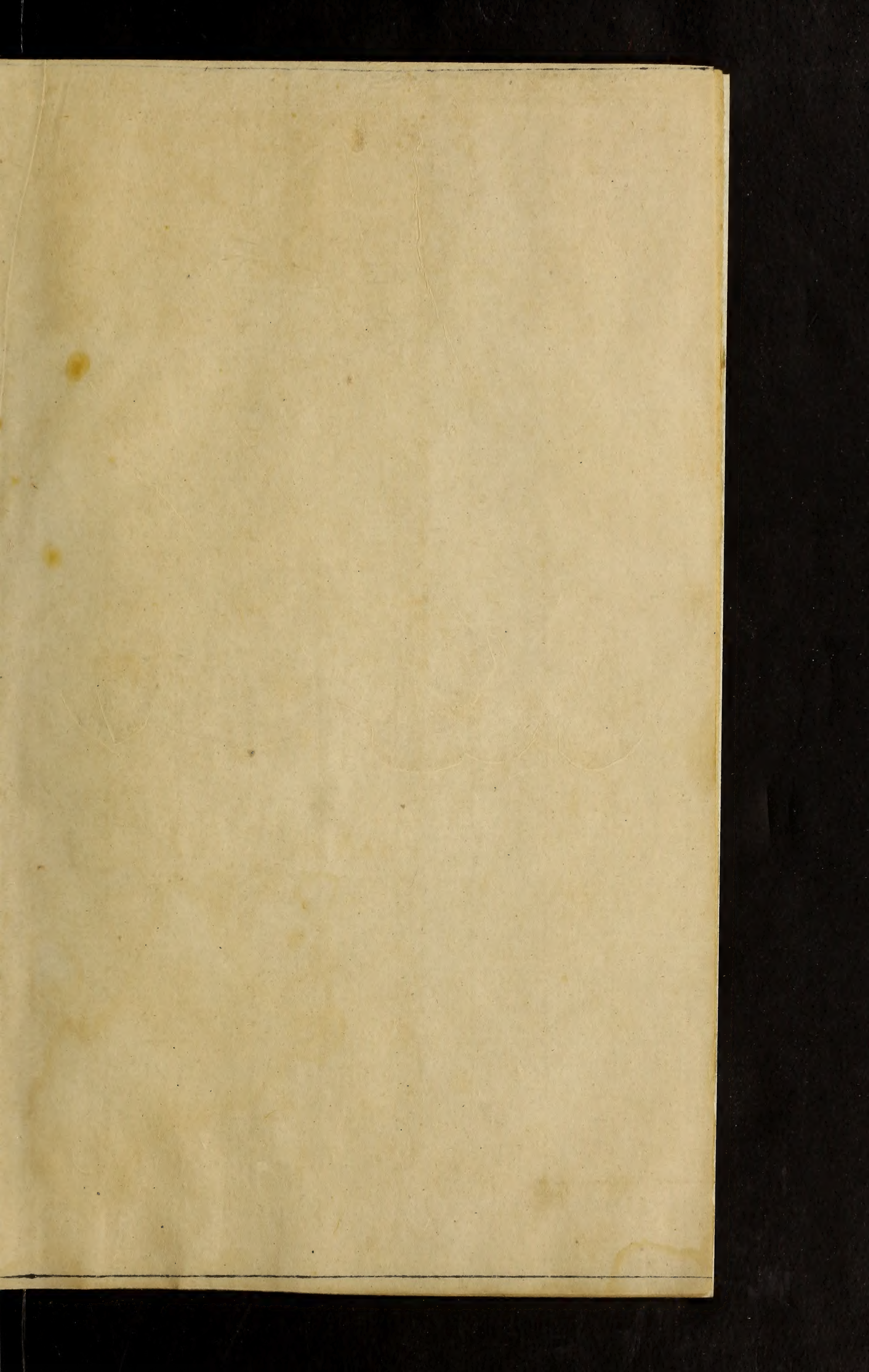




# 王簡齋先生增註批點尚書











郝楚望曰讀湯誓而世道又一變矣甘誓以君討臣湯誓以臣伐君頗其辭諄諄明已之非稱亂有夏多罪無過甚之辭奨率三軍無激烈之氣稱有夏夏王而不名猶退然有敝冠之思焉如是而見聖人之舉果非得已也湯誓正而婉甘誓壯而直讀者不可不察孫月峰云通篇以單句虛意勝簡淡有法

# 書經讀本卷之三

蔡沈集傳

## 商書

商州東八十里上洛縣金廢今為商州屬西安府

契始封商湯因以為有天下之號書凡十七篇

### 湯誓

湯號也或曰謚湯名履姓子氏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衆憚於征役故湯諭以弔伐之意蓋師興之時而誓于亳都者也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約舉　婉曲

台音怡後同○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稱也

朱子曰。湯武固是反之。然細觀其書。湯反之之功。恐是精密。如湯誥與牧誓。數桀紂之罪。辭氣亦不同。又曰。湯有慙德。如武王恐未必有此意。



格。至。台。我。稱。舉也。以人事言之。則臣伐君。可謂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轉折作波。頓挫。熟讀此二語。可以識湯之心。

穡。刈穫也。割。斷也。毫邑之民。安於湯之德政。桀之虐焰。所不及。故不知夏氏之罪。而憚伐桀之勞。反謂湯不恤毫邑之衆。舍我刈穫之事。而斷正有夏。湯言我亦聞汝衆論如此。然夏桀暴虐。天命極之。我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也。

又轉折

今汝其

商民以國為心。湯則以天下為心。

想見夏民在塗炭。商民在春風和氣之中。

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遏絶也。割剝割夏邑之割。時是也。湯又舉商衆言。桀雖暴虐。其如我何。湯又應之曰。夏王率為重役。（猶一切也、謂盡人而刑役也）以窮民力。嚴刑以殘民生。民厭夏德。亦率皆怠於奉上。不和於國。疾視其君。指日而曰是日何時而亡乎。若亡則吾寧與之俱亡。蓋苦桀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桀之惡德如此。今我之所以必往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

有即日亡吾乃亡耳故民因以日目之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錫爵封國）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賚與也食言言已出而反吞之也爲之征苗止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啓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此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亦可以觀世變也

仲虺之誥（趙岐曰即萊朱也）

虺許偉反仲虺臣名奚仲之後爲湯左相誥告也（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定公元年左傳云薛之皇祖）

陳櫟曰、湯之慙、以居萬世君臣之始變也。仲虺釋其慙、始則美之。又慮其愧心既釋。驕心又生。故終復警之。大臣之引君當道如此。

朱子語類、問仲虺之誥、似未見其釋湯慙德處、曰正是解他。如若苗之有莠云云、他緣何道這幾句、蓋謂湯若不除桀、桀必殺湯。至推亡固存、自是說桀、至德日新以下、乃是勉湯。又如天乃錫王勇智、他特地說伐

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猶左右也、）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以喻衆也。此、但告湯。而亦謂之誥者。唐孔氏謂仲虺亦必對衆而言。蓋非特釋湯之慙。而且以曉其臣民衆庶也。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呂祖謙曰、此心之慙。此誥之釋。當不可。少一。）

武功成。故曰成湯。南巢地名。廬江六縣。有居巢城。（今江南廬州府巢縣東北有居巢城、）桀奔于此。因以放（縱而不追故曰放也）之也。湯之伐桀。雖順天應人。然承堯舜禹授受之後。於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德之不古

他勇智二字。便可見。這般處。古人如何說得恁地好。

此以湯之順乎天釋之。湯自謂不幸處變。故有慙德。仲虺解之曰。此特循其常道以順



若。而又恐天下後世。藉以為口實也。○陳氏曰。堯舜以天下讓。後世好名之士。猶有不知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人。安得不以為口實哉。此湯之所以恐也歟。

陳天命。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

以聖德言。不囿於形氣之私。不為物欲所蔽。

與聰明相反。

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

一毫私意牽制不得。一毫私意昏蔽不得。

妙解

表正萬邦纘禹舊服兹率厥典奉若天命

仲虺恐湯憂愧不已。乃作誥以解釋其意。歎息言。民生有耳目口鼻

天命而已。蓋變而不失其正。所謂常也。

愛惡之欲。無主則爭且亂矣。天生聰明。所以為之主。而治其爭亂者也。墜。陷也。塗。泥。炭。火也。桀為民主。而反行昏亂。陷民於塗炭。既失其所以為主矣。然民不可以無主也。故天錫湯以勇智之德。勇足以有為。智足以有謀。非勇智。則不能成天下之大業也。表正者。表正於此。而影直於彼也。天錫湯以勇智者。所以使其表正萬邦。而繼禹舊所服行也。此但率循其典常。以奉順乎天而已。天者。典常之理所自出。而典常者。禹之所服行者也。湯革夏而纘舊服。武革商而政由舊。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正以是也。林氏曰。齊宣王問孟子曰。

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夫立之君者。懼民之殘賊。而無以主之。為之主。而自殘賊焉。則君之實喪矣。非一夫而何。孟子之言。則仲虺之意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矯天之意。誣天之理

結天命。

矯與矯制之矯同。誣罔。臧善。式用。爽明。師衆也。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桀知民心不從。矯詐誣罔。託天以惑其衆。天用不善其所為。用使有商受命。用使昭明其衆庶也。

從爽以至於明。則爽是明之始。

如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之類

上二節以理言。此節以勢言。須知不是先發制人之計也。亦曰湯之一身。天下所倚賴。若為桀翦除。將失天下望耳。

王氏曰。夏有昏德。則眾從而昏。商有明德。則眾從而明。

簡賢附勢。寔繁（如苞有三蘖）有徒。肇我邦于有夏（韋顧昆吾之類）。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進一層）聽聞。

秕。畀履反。○簡。略。繁。多。肇。始也。戰戰。恐懼貌。言簡賢附勢之人。同惡相濟。寔多徒眾。肇我邦於有夏。為桀所惡。欲見翦除。如苗之有莠。如粟之有秕。鋤治簸揚。有必不相容之勢。商眾小大震恐。無不懼陷于非罪。況湯之德。言則足人之聽聞。尤桀所忌疾者乎。

六經言仁自此始。是言仁之用。孔子乃言仁之體。

以苗粟喻桀。以莠秕喻湯。特言其不容於桀。而迹之危如此。史記言桀囚湯於夏臺。

地在陽翟。

湯之危屢矣。無道而惡有道。勢之必至也。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頂予之德。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字法妙

含宏廣大

中有節制。

中有慈愛惻怛。中有嚴厲。

結主德。

懋與茂同。邇。近。殖。聚也。不近聲色。不聚貨利。若未足以盡湯之德。然此本原之地。非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本原澄徹。然後用人處己。而莫不各得其當。懋。茂也。繁多之意。言人之懋於德者。則懋之以官。人之懋

於功者。則懋之以賞。用人惟己。而人之有善者。無不容。改過不吝。而己之不善者。無不改。不忌能於人。不吝過於己。合併為公。私意不立。非聖人。其孰能之。湯之用人處己者。如此而於臨民之際。是以能寬能仁。謂之能者。寬而不失於縱。仁而不失於柔。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君德昭著。而孚信於天下矣。湯之德。足人聽聞者。如此

折下。述民情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

舊、指征葛之時、十七年、乃有鳴條之役、此以湯之應乎人釋之。



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結民情。今河南歸德府寧陵縣有葛鄉。

葛。國名。伯。爵也。餉。饋也。仇餉。與餉者為仇也。葛伯不祀。湯使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衆往耕。老弱饋餉。葛伯殺其童子。湯遂征之。湯征自葛始也。奚何。徯待也。蘇。復生也。西夷北狄。言遠者如此。則近者可知也。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予。其所往伐者。則妻孥相慶。曰待我后。久矣。后來。我其復生乎。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望其來者。如此。天下之愛戴歸往於商者。非一日矣。商業之興。蓋不在於鳴條之役也。呂氏曰。夏商之際。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

視以手足。待以忠信。而眷顧之。寵沃者。曰佑。盛其官屬。設其輔貳。以為之介助者。曰輔。表其宅里。樹其風聲者。曰顯。任信不疑。使得其志者。曰遂。兼如命官以分承之。贊佐之。矜其不能而為之處也。攻如聲罪而戒飭之。黜罰之。正其昏庸而嚴以治之也。此猶存其國。而不終棄者。取如六師移之。收其土地而為他屬也。侮如更置社稷。傷其廢絕而自作孽也。此不能存其國而在

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俞揖遜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也。

申戒勉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

實字警鍊。

**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前既釋湯之慙。此下。因以勸勉之也。諸侯之賢德者。佑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所以善善也。侮傷也。諸侯之弱者兼之。昧者攻之。亂者取之。亡者傷之。所以惡惡也。言善則由大以及小。言惡則由小以及大。推亡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佑輔顯遂也。推彼之所以亡。固我之所以存。邦國乃其昌矣。

**德日新。**

所必滅者。有所懲。固多自阻。無所懲。又多自滿。湯未必有是。仲虺之論。亦不容踈也。

德與中。皆兼體用。



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明德。

新民。

事到面前。便以義決其可否。如利刃相似。看着處便成兩片。

上句義以方外。此句敬以直內。

指念慮之動言。

緊對來世以為口實。

如自明自強。不因乎人。尊德樂道。出於人心之自然也。

德日新者。日新其德。而不自已也。志自滿者。反是。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廣日新之義歟。德日新。則萬邦雖廣。而無不懷。志自滿。則九族雖親。而亦離。萬邦舉遠。以見近也。九族舉親。以見踈也。王其懋明大德。立中道於天下。中

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義即德也如是而中之大用以行）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禮即德也如是而中之全體以立）矣如此非特有以建中於民而垂諸後世者亦綽乎有餘裕矣然是道也必學焉而後至故又舉古人之言以為隆師好問則德尊而業廣自賢自用者反是謂之自得師者真知己之不足人之有餘委心聽順而無拂逆之謂也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其湯之所以自得者歟仲虺言懷諸侯之道推而至於修德檢身又推而至於

能自得師夫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捨師而能成者雖生知之聖亦必有師焉後世之不如古非特世道之降抑亦師道之不明也仲虺之論遡流而源要其極而歸諸能自得師之一語其可為帝王之大法也歟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

二句即上文

即不失其不適不殖改過寬仁之德

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佑輔取侮之事

欽加以崇敬之至也

即日新昭德之謂

仍歸到天命

上文既勸勉之於是歎息言謹其終之道惟於其始圖之始之不謹而能謹終者未之有也伊尹亦言謹終于始事雖不同而理則一也欽崇者敬畏尊奉之意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天之道也欽

孫月峯云、與仲虺誥同一機軸。

崇乎天道。則永保其天命矣。按仲虺之誥。其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桀逆天命。而天之命湯者。不可辭。次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日。末言為君艱難之道。人心離合之機。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以明今之受夏。非以利己。乃有無窮之恤。以深慰湯而釋其慙。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然湯之所慙。恐來世以為口實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君臣之分。其可畏如此哉。

## 湯誥。

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作誥。以與天下更始。以伐桀大義告天下。

商有三亳湯初都南亳與葛為鄰乃宋州穀熟縣後徙西亳今河南偃師縣

六經言性自此始中庸命性道教之淵源

唐虞以執中相傳承之者湯也然人心道心四語雖包性命之理尚未明言之也湯乃洞澈其原而直抉以示人曰惟皇上帝云云湯之聖學淵微所造實深非於虞廷所詒之外有默契者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立一代之規模新天下之耳目垂六百年之基業在此一誥中不敢私其位也）（因朝會而大告之也）

誕大也亳湯所都在宋州（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穀熟（縣東南四十里有故城）縣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一降字真若天與人交相付受明命赫然可不敬哉）（一篇大旨）

皇大衷中若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此未發之中也）人之禀命而得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猷道也由其理之自然而有仁義禮智信之行所謂道也（以體言曰性以用言曰道）以降衷而言則無有偏倚順其自然固有常性矣以禀受而言則不無清濁

乎此所以直接堯舜之心法治法也其臣仲虺稱之曰懋昭大德建中於民非即堯舜之所謂中乎又曰以義制事以理制心此非建中之實而精一所由致乎伊尹曰先王懋敬厥德又曰檢身如不及湯惟能執此中故敬者敬此者也檢者檢此者也又曰顧諟天之明命明命即性也即天之降衷于我者也湯顧諟乎此此所以昭大德而建中于民者乎二臣見而知之不以



純雜之異故必待君師之職而後能使之安（知其當然而不可易與其自然而不容已則安矣）於其道也故曰克綏厥猷惟后夫天生民有欲以情言也上帝降衷于下民以性言也仲虺即情以言人之欲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聖賢之論互相發明然其意則皆言君道之係於天下者如此之重也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謂螫人之蟲蛇虺之類）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側注）

罹鄰知反 荼音

此歟。

徒。言桀無仁愛。但為殺戮。天下被其凶害。如荼之苦。如毒之螫。不可堪忍。稱冤於天地鬼神。以冀其拯已。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天之道。善者福之。淫者禍之。桀既淫虐。故天降災。以明其罪。意當時必有災異之事。如周語所謂伊洛竭而夏亡之類。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

對上帝曰台小子。對萬方曰予一人。

戮當作勠。肆。故也。故我小子。

賁若二句、諸說不一。朱子云人物皆遂。而諸說可不用矣。

聖敬日躋。

奉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桀之罪也。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神后。后土也。聿。遂也。元聖。伊尹也。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朱子曰言）草木（草木之美）。兆民允殖（朱子曰言兆民信安其生）。

孚允皆信也。僭差也。賁文之著也。殖生也。上天信佑下民。故夏桀竄亡而屈服。天命無所僭差。燦然若草木之敷榮。兆民信乎其生殖矣。

俾予一人輯（和）寧（安）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輯。和。戾。罪。隕。墜也。天使我輯寧

爾邦家。其付予之重。恐不足以當之。未知已得罪於天地與否。驚恐憂畏。若將墜於深淵。蓋責愈重。則憂愈大也。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慆淫。王度常憲也。卽禮樂政教。出之王朝而式之邦國者。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夏命已黜。湯命維新。侯邦雖舊。悉與更始。故曰造邦。彝法。卽就。慆慢也。匪彝指法度言。慆淫指逸樂言。典常也。各守其典常之道。以承天之休命也。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失其降衷之理而有罪

林之奇曰此篇自惟皇上帝至兆民允殖是告衆以順天應人伐夏弔民之舉自俾予一人至乃亦有終是告以戒謹恐懼保邦安民之意

在予一人不克綏厥猷之咎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簡閱也人有善不敢以不達已有罪不敢以自恕簡閱一聽於天然天以天下付之我則民之有罪實君所為君之有罪非民所致非特聖人厚於責已而薄於責人是乃理之所在君道當然也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尚克乃亦皆不敢必之辭欲大家懍懍危懼也忱時壬反忱信也歎息言庶幾能於是而忱信焉乃亦有終也吳氏曰此兼人已而言

伊訓訓導也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導之史錄為篇

陳太猷曰伊訓作于太甲未有過之先尹欲預防其欲縱其辭嚴太甲上作於有過之時尹不欲激之而微轉其機其辭婉太甲中作於既悔過之初尹深自喜慰其辭温太甲下作於改過之後尹慮其不克終其辭深以厲立言淺深有序如此

守成之君法祖是第一義故伊尹之告太甲也亦惟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古今興亡天人禍福皆以發明此理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即下肇修人紀六事并布昭聖武云云

見形甸反○夏曰歲取歲星行一次商曰祀取四時一終周曰年取禾一熟此之謂三正又名三統又名三微一也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為正故以十二月為正也乙丑日也不繫以朔者非朔日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頒歷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為首也伊姓尹字也

朱子曰、成湯太甲年次、不可考。詳見彙纂

伊尹。名摯。祠者。告祭於廟也。先王。湯也。冢長也。禮。有冢子冢婦之名。周公亦謂之冢宰。古者。王宅憂。祠祭。則冢宰攝而告廟。又攝而臨羣臣。太甲。服仲壬之喪。伊尹。祠于先王。奉太甲、以即位改元之事。祇見厥祖。則攝而告廟也。侯服甸服之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之職。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也。烈。功也。商頌曰。衎我烈祖。太甲。即位改元。伊尹於祠告先王之際。明言湯之成德以訓太甲。此史官敘事之始辭也。或曰。孔氏言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則十二月者。湯崩之年建子之月也。豈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乎。曰。此孔氏惑於序書之文也。

太甲繼仲壬之後服仲壬之喪而孔氏曰湯崩奠殯而告固已誤矣至於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於經史大可考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為三月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酈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為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

踰年改元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也

夫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為建酉月矣安在其為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舊例也漢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且經曰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以十二月為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後乎此者復正厥辟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蓋祠告復政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孔氏不得其說而意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辯又按孔氏以為湯崩吳氏曰殯有朝夕之奠何為而致祠

主喪者不離於殯側何待於祇見蓋太甲之為嗣王嗣仲壬而王也太甲太丁之子仲壬其叔父也嗣叔父而王而為之服三年之喪為之後者為之子也太甲既即位於仲壬之柩前方居憂於仲壬之殯側伊尹乃至商之祖廟徧祀商之先王而以立太甲告之不言太甲祠而言伊尹喪三年不祭也奉太甲徧見商之先王而獨言祇見厥祖者雖徧見先王而尤致意於湯也亦猶周公金滕之冊雖徧告三王而獨眷眷於文王也湯既已祔于廟則是此書初不廢外丙仲壬之事但此書本為伊尹稱湯以訓太甲故不及外丙仲壬

之事爾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商之所宜監者莫近於夏故首以夏事告之也率循也假借也有命有天命者謂湯也桀不率循先王之道故天降災借手于我成湯以誅之夏之先后方其懋德則天之眷命如此及其子孫弗率而覆

日進而未可量之意

即中庸致中和一節之意形容洽象儼然在目

字法

亡之禍。又如此。太甲不知率循成湯之德。則夏桀覆亡之禍。亦可監矣哉。始也。鳴條。夏所（在今山西平陽府安邑縣北三十里）宅也。亳。湯所宅也。言造可攻之釁者。由桀積惡於鳴條。而湯德之修。則始於亳都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一聖字見其出于德義之勇。故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

布昭。敷著也。聖武。猶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湯之德威。敷著於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寬。故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立者盡吾愛親敬長之道於此而天下皆視之以為準也。）

初。即位之初。言始不可以不謹

朱子曰。湯工夫。全在。敬。字上看得來。大段。是一箇修飭的人。故當時人說他做工夫處。亦是說得大段地着。如禹克勤於邦之類。却是大綱處。到湯。便說檢身若不及。

呂祖謙曰。舜嗣位而從五典。禹受命而叙彝倫。湯歸亳而肇人紀之修。武勝殷而急攸叙之訪。為君為師。第一事也。

也。謹始之道。孝悌而已。孝悌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立植也。立愛敬於此。而形愛敬於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于家。達于國。終而措之天下矣。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此節之綱領）

人紀。三綱五常。孝敬之實也。上文欲太甲立其愛敬。故此言成湯之所修

人紀者。如下文所云也。綱常之理。未嘗泯沒。桀廢棄之。而湯始修復之也。咈逆也。先民猶前輩舊德也。從諫不逆。先民是順。非誠於樂善者。不能也。居上克明。言能盡臨下之道。為下克忠。言能盡事上之心。○呂氏曰。湯之克忠。最為難看。湯放桀。以臣易君。豈可為忠。不知湯之心最忠者也。天命未去。人心未離。事桀之心。曷嘗斯須替哉。與人之善。不求其備。檢身之誠。有若不及。其處上下人己之間。又如此。是以德日以盛。業日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由七十里而至于有萬邦也。積累之勤。茲亦難矣。伊尹前既言夏失天下之易。此

上述湯德以勉其善。發其愛敬之良心。此述湯刑以防其失過其欲縱之逸志。

又言湯得天下之難太甲可不思所以繼之哉 立賢無方。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敷廣也廣求賢哲使輔爾後嗣也。 猶恐敷求之人持禄固位不以諫諍廸其君故 制官刑儆 字法 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 筆墨淋漓。 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 巫風二淫風四亂風四也。 惟兹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

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

儆下正以儆君

墨具訓于蒙士

況天子乎

殉松潤反遠于願反○官刑官府之刑也巫風者。常歌常舞若巫覡然也。淫過也過而無度

楚語曰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周禮有男巫女巫之官

也。比昵也。倒置悖理曰亂。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也。風風化也。三風愆之綱也。十愆風之目也。卿士諸侯。十有其一。已喪其家亡其國矣。墨墨刑也。臣下而不能匡正其君。則以墨刑加之。具詳悉也。童蒙始學之士。則詳悉以是訓之。欲其入官而知所以正諫也。當時太甲欲敗度縱敗禮。伊尹先見其微。故拳拳

祇厥身乃太甲下手用功處一篇之綱領也

此篇始終以興亡寓勸戒夏以懋德興桀以弗率亾初意明矣繼言湯以聖武興欲嗣厥德勸之也繼言太甲以愛敬之良心湯以艱難興防太甲以欲縱之私心敗厥德戒之也末節作善之降祥爾德之惟慶勸之保其所以興作

及此劉侍講曰墨即叔向所謂夏書昏墨賊殺皐陶之刑貪以敗官為墨（不諫之罪與貪墨同）嗚呼嗣

王祗厥身念哉（治三風十愆之藥石）聖謨洋洋嘉言孔彰（總結用韻意味悠長）惟上帝

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

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歎息

言太甲當以三風十愆之訓敬之於身念而（戒風愆則能嗣德而修人紀矣）

勿忘也謨謂其謀言謂其訓洋洋大孔甚也言（以其謀出於聖人故曰聖謨以其言之美故曰嘉言二句即指三風十愆之戒）

其謀訓大明不可忽也不常者去就無定也

為善則降之百祥為惡則降之百殃各以類

不善之降殃。不德之墜宗。戒之。所以陷於亡。而提綱挈領在祇厥身之一言。

應也。勿以小善而不為。萬邦之慶積於小。勿以小惡而為之。厥宗之墜。不在大。蓋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此總結上文。而又以天命人事禍福申戒之也。

## 太甲上

商史錄伊尹告戒節次。及太甲往復之辭。故三篇相屬成文。其間或附史臣之語。以貫篇意。若史家紀傳之所載也。此篇亦訓體。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惠。順也。阿。倚。衡。平也。阿衡。商之官名。言天下之所倚平也。亦曰保衡。或曰伊尹之號。史氏錄伊尹之書。先此以發之。

阿亦保之義。猶曰師尚父。師其官。尚父其號也。

**伊尹作書**

篇中言作書者三。前古

湯顧諟天之明命天亦監湯之德天人之交至近而非遠也

告語皆口陳疑作書始此

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監音鑑左音佐○顧常目在之也諟古是字明命者上天顯然之理而命之我者在天為明命在人為明德伊尹言成湯常目在是天之明命以奉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無不敬肅故天視其德用集大命以有天下撫安萬邦我又身能左右成湯以居民衆故嗣王

朱子曰、自周二字、本不可曉。金履祥曰、周當作君、古文君寫爲周、與周字相似、故誤、吳氏經說王子書疑皆云當作君、



得以大承其基業也。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有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先見如字 相去聲下同。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夏。周忠信也。國語曰。忠信爲周。施氏曰。作偽心勞日拙。則缺露而不周。忠信則無偽。故能周而無缺。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其後夏桀不能有終。故其輔相者亦不能有終。嗣王其以夏桀爲戒哉。當敬爾所

蘇氏曰、自由

也由忠信之道則有終、

以為君之道。君而不君。則忝辱成湯矣。太甲之意必謂伊尹足以任天下之重。我雖縱欲未必遽至危亡。故伊尹以相亦罔終之言深折其私而破其所恃也。

**王惟庸罔念聞**庸常也太甲惟若尋常於伊尹之言。無所念聽此史氏之言。**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昧晦爽明也昧爽云者欲明未明之時也丕大也顯亦明也先王於昧爽之時洗濯澡雪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也旁求

朱子云只作一句。

峭句。

皐陶告舜、亦曰愼厥身修思永。但皐陶之言渾然。不若伊尹嚴切。舜與太甲之不同也。

者。求之、非一方也。彥美士也。言湯孜孜爲善不遑寧處、如此而又旁求俊彥之士。以開導子孫。太甲毋顛越其命。以自取覆亡也。

**愼乃儉德惟懷永圖**

朱子曰、儉節制也。潘氏士遴曰、自其收斂之根於心者言。

太甲、欲敗度縱敗禮益奢侈失之而無長遠之慮者。伊尹言當謹其儉約之德惟懷永久之謀。所謂有終也。以約失之者鮮矣。此太甲受病之處。故伊尹特言之。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也。度法度射者之所準望者也。釋發也。言若

機是轉關故爲弩[illegible]

矢末也岐而御絃之處也

陳櫟曰千古性學開端於若有恒性之一言其次則習與性成之言也恒性以天地之性言孟子性善之論本此而言也孔子性近習遠之論自習

虞人之射弩機旣張必往察其括之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則發無不中矣欽者肅恭收斂止見虞書率循也欽厥止者所以立本（心上工夫）率乃祖者所以致用（事上工夫）所謂省括于度則釋也王能如是則動無過舉近可以慰悅尹心遠可以有譽於後世矣安汝止者聖君之事生而知者也欽厥止者賢君之事學而知者也

王未克變（不曰不克變而曰未克變王於伊尹之言不能無動但習染深而未即改耳）不能變其舊習也此亦史臣之言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言為之不已將以不義為性也）予弗狎于弗順（狎習）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與性成而發也。若有恒性。本有善而無惡。惟習於惡。而後性流於惡。然能謹所習而習於善。則善反之。而天地之性在焉。此太甲所以允德也。天地之性。氣質之性。雖至橫渠張氏始發。然已兆端於湯尹言性之初矣。

伊尹未嘗數太甲之非。但反覆言先王之美。使善惡自相形。此伊尹納誨之不可及。

也。弗順者。不順義理之人也。桐。（在今山西平陽府榮河縣）成湯墓陵之地。伊尹指太甲所為。乃不義之事。習惡而性成者也。我不可使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蔡傳不用朱子之說。然于予弗狎文勢不順。須添字乃通）於是營宮于桐。使親近成湯之墓。朝夕哀思。興起其善。以是訓之。無使終身迷惑而不悟也。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結上以啟次篇之義）

徂。往也。允。信也。有諸己之謂信。實有其德於身也。凡人之不善。必有從臾以導其為非者。太甲。桐宮之居。伊尹既使其密邇先王陵墓。興發其善心。又絕其比昵之黨。而革其污染。此其所以克終允德也。次篇伊尹言嗣王克終厥德。又曰允德協于下。故史氏

通篇多排偶句。氣調平近。宜郝楚望辨其為偽撰也。

言克終允德結此篇。以發次篇之意

##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太甲終喪明年之正朔也冕冠也唐孔氏曰周禮天子六冕備物盡文惟袞冕耳此蓋袞冕之服義或然也奉迎也喪既除以袞冕吉服奉迎以歸也

周官王之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享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六冕皆有服服皆玄衣纁裳

作書曰

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民非君。則不能相正以生。君非民。則誰與為君者。言民固不可無君。而君尤不可失民也。太甲改過之初。伊尹首發此義。其喜懼之意深矣。夫太甲不義。有若性成。一旦翻然改悟。是豈人力所至。蓋天命眷商。陰誘其衷。故嗣王能終其德也。向也湯緒幾墜。今其自是有永。豈不為萬世無疆之休乎。

（其思也若啓之。其行也若翼之。）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厎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

（凡為稽首者。皆先為拜手。乃後為稽首。故拜手稽首連言之。）

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逭胡玩反。拜手首至手也。稽首首至地也。太甲致敬於師保。其禮如此。不類。猶不肖也。多欲。則興作。而亂法度。縱肆。則放蕩而隳禮儀。度就事言之也。禮就身言之也。速名之急也。戾。罪。孽。災。逭。逃也。既往。已往也。已往。既不信伊尹之言。不能謹之於始。庶幾正救之加。以圖惟其終也。當太甲不惠阿衡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不聽。及

于修身允德以下、單接子惠困窮此舉用以見體亦以見先王頤諟明命于上篇也



太甲改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不言夫太甲固困而知之者然昔之迷今之復昔之晦今之明如日月昏蝕一復其舊而光采炫耀萬景俱新湯武不可及已豈居成王之下乎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以義制事而不敗度以禮制心而不敗禮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應不明于德

伊尹致敬以復太甲也修身則無敗度敗禮之事允德則有誠身誠意之實德誠于上協和于下惟明后然也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

故本國之

奉先思孝則能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矣接下思恭則能

**來無罰**。此言湯德所以協下者。困窮之民若已子。而惠愛之。惠之若子。則心之愛者誠矣。未有誠而不動者也。故民服其命。無有不得其懽心。當時諸侯並湯而有國者。其鄰國之民。乃以湯為我君。曰待我君。我君來。其無罰乎。言除其邪虐。湯之得民心也如此。即仲虺后來其蘇之事。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湯之所以懋其德者如此。太甲亦當勉於其德。視烈祖之所為。不可頃刻而逸豫怠惰也。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

子惠困窮。使民服厥命。罔有不悅矣。能是四者。則欲縱無自而入矣。

敬仁誠。總以一德字括之。

申上懋德意。

惟明。（不為惡色所蔽曰明。）聽德惟聰。（不為姦人所欺曰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思孝。則不敢違其祖。思恭。則不敢忽其臣。惟亦思也。思明。則所視者遠。而不蔽於淺近。思聰。則所聽者德。而不惑於憸邪。此懋德之所從事者。太甲能是。則我承王之美。而無所厭斁也。

##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合下節、申上視乃烈祖意。

天位艱哉。申誥重誥也。天之所親。民之所懷。鬼神之所享。皆不常也。惟克敬有仁克誠。而後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也。曰敬曰仁曰誠者。各因所主而言。天謂之敬者。天者理之所在。動靜語默。不可有一毫之慢。民謂之仁者。民非元后何戴。鰥寡孤獨皆人君所當恤。鬼神謂之誠者。不誠無物。誠立於此。而後神格於彼。三者所當盡。如此人君居天之位。其可易而為之哉。分而言之。則三。合而言之。一德而已。太甲遷善未幾。而伊尹以是告之。其才固有大過人者歟。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

所謂與乃幾微處意之所向。

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愼厥與惟明明后

治去聲否俯久反○德者合敬仁誠之稱也有是德則治無是德則亂治固古人有行之者矣亂亦古人有行之者也與古之治者同道則無不興與古之亂者同事則無不亡治而謂之道者蓋治因時制宜或損或益事未必同而道則同也亂而謂之事者亡國喪家不過貨色遊畋作威殺戮等事事同道無不同也治亂之分顧所與如何耳始而與治固可以興終而與亂則亡亦至矣謹其所與終始如一惟明明之君為然也上篇言惟

能敬則必能仁。而且誠能配上帝。則天親民懷。而鬼神亦無不享。舉其一以包其二也。

太甲悔甚銳。見甚力。伊尹恐其勇於進而不循序。故以此告之也。

合下四節、申上修身協于下意。

明后。此篇言惟明明后。蓋明其所已明。而進乎前者矣。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敬。即克敬惟親之敬。舉其一以包其二也。成湯勉敬其德。德與天合。故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庶幾其監視此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此。告以進德之序也。中庸論君子之道。亦謂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進德修業之喻。未有如此之切者。呂氏曰。自此乃伊尹畫一以告太甲也。

**無輕民事惟**

難無安厥位惟危無。毋通。毋輕民事。而思其難。毋安君位。而思其危。

重慎始。

慎終于始人情孰不欲善終者。特安於縱欲以為今日姑若是。而他日固改之也。然始而不善。而能善其終者寡矣。桐宮之事。已往。今其即政臨民。亦事之一初也。有

逆耳之言。亦有不合理者。而合處自多。

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

遜志之言。亦有合理者。而不合處自多。

諸非道鯁直之言。人所難受。巽順之言。人所易從。於其所難受者。必求諸道。不可遽以逆于心而拒之。於其所易從者。必求諸非道。不可遽以遜于志而聽之。以上五事。蓋

進德之序。一輕民事。二安厥位。三不慎

此節申上朕承王之休意。

始以艱言難受巽言易從五。

欲太甲矯乎情之偏也。

敬仁誠會其全。終始與治同，盛德與帝配。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二句該上文進德之序。知情之偏而慮之為之也。

胡何也弗慮何得欲其謹思之也弗為何成欲其篤行之也元大良善貞正也一人者萬邦之儀表一人元良則萬邦以正矣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弗思弗為安於縱弛先王之法廢矣能思能為作其聰明先王之法亂矣亂之為害甚於廢也成功非寵利之所可居者至是太甲德已進伊尹有退休之志矣此咸有一德

君奭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襄二十七年左傳云。伊尹放太

之所以繼作也。君臣各盡其道。邦家永信其休美也。○吳氏曰。上篇稱嗣王不惠于阿衡。必其言有與伊尹背違者。辯言亂政。或太甲所失在此。因以寵利居成功。已之所自處者。已素定矣。下語既非泛論。則上語必有爲而發也。

## 咸有一德

伊尹致仕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亦訓體也。史氏取其篇中咸有一德四字。以爲篇目。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伊尹已還

甲而相之則伊尹又相太甲。蓋伊尹將告歸。太甲留之為相。如成王之留周公也

政太甲。將告老而歸私邑。以一德陳戒其君。此史氏本序。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

諶信也。天之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然天命雖不常。而常於有德者。君德有常。則天命亦常。而保厥位矣。君德不常。則天命亦不常。而九有以亡矣。九有九州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

恐尹未必自夸至此。況連克享受命等語合說。恐尹躬未穩

先知先覺。不邇不殖。不雜之德也。樂道終身。聖敬日躋。不息之德也。

朱子曰、一者、是純一而不雜。益歸於至當無二之地。無纖毫私意人欲間雜之。猶易之恒。中庸之誠也。說者多以咸有一德為君臣同德。咸有一德、固有同德意、而一非同也。言君臣皆有此一德而已。此篇先言常德、庸德、後言一德、則一者常一之謂。林之奇曰、既曰常德、又曰一德、惟一故常。

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上文言、天命無常。惟有德、則可常。於是引桀之所以失天命。湯之所以得天命者。證之。一德純一之德。不雜不息之義。即上文所謂常德也。神主。百神之主。享當也。湯之君臣。皆有一德。故能上當天心。受天明命。而有天下。於是改夏建寅之正。而為建丑正也。

波瀾。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上言一德故得天得民。此言天佑民歸皆以一

惟常故一。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四時之推遷。萬物之生育。所以悠久而不變者。惟其一而常常而一故也。

真德秀曰。易以日新為盛德。不日新者。不一害之也。始敬終肆。以一出一入之心。為或作或輟之事。德何日而新乎。

德之故。蓋反覆言之。**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二三則雜矣。德之純。則無往而不吉。德而雜。則無在而不凶。僭。差也。惟吉凶不差在人者。惟天之降災祥在德故也。**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太甲新服天子之命。德亦當新。然新德之要。在於有常而已。終始有常。而無間斷。是乃所以日新也。**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

朱子語類問四爲字、作宜何音、曰爲字併去聲。言人臣之心爲上。則爲君成德。而不阿其意之所欲。爲下。則爲君牧民。而不徇己之所安。二者之外。不雜他念。然後爲一德之臣。

朱子語類問此四句、或言主善人而爲師、若仲尼無常師之意如何、曰、非也。横渠說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最好。四句

臣爲上（左右之臣）爲德。爲下（任事之臣）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一。

賢者。有德之稱。才者。能也。左右者。輔弼大臣。非賢才之稱可盡。故曰惟其人。夫人臣之職。爲上。爲德。左右厥辟也。爲下。爲民。所以宅師也。不曰君而曰德者。兼君道而言也。臣職所係。其重如此。是必其難其愼。難者。難於任用。愼者。愼於聽察。所以防小人也。惟和惟一。和者。可否相濟。一者。終始如一。所以任君子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均是善。但易地有不同者。故無常主。必是合于一。乃爲至善

上文言用人。因推取人。爲善之要。無常者。不可

三段一段緊似一段
德且是大體說有吉
德有凶德然必主於
善始為吉爾善亦只
是大段說或在此為
善或在彼為不善或
在前日則不善而今
日則為善惟協于克
一是乃為善謂以此
心揆度彼善耳蓋善
因一而後定也德以
事言善以理言一以
心言大抵此篇只是
幾箇一字上有精神
須與細看協字訓合
却是以此合彼之合
非也相合之合
言發于一德之後則

執一之謂師法協合也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德兼衆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于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謂之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太甲至是而得與聞焉亦異乎常人之改過者歟張氏曰虞書精一數語之外惟此為精密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人君

一德之驗

排語大類近代

不言德之一而言心之一原其所自出也

一德之效

包涵盡天下之理。淵微合百慮之同。言之大。心之發也。心純于一。德之餘。則妙百為而不二。主萬化而有常。心之一。言之所以大也。



惟其心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萬姓見其言之大。故能知其心之一。感應之理。自然而然。以見人心之不可欺。而誠之不可掩也。祿者。先王所守之天祿也。烝衆也。天祿安。民生厚。一德之效驗也。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長上聲。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居萬民之上。必政教有以深服乎人。而後萬民悅服。故曰萬夫之長可以觀政。伊尹歎息言。德政修否。見於後世。服乎當時。有不

金履祥曰此篇首論天命之靡定以德之常不常為存亡之分常即一也以桀之亡商之興證之又以一與二三所以致興亡於天者總之遂勉太甲以一德之工夫既勉君之一德又求臣之一德而以惟和惟一總之協于克一則一德所以能擇天下

可掩者如此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盡子忍在忍二反。罔使罔事即上篇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之意申言君民之相須者如此欲太甲不敢忽也無毋同伊尹又言君民之使事雖有貴賤不同至於取人為善則初無貴賤之間蓋天以一理賦之於人散為萬善人君合天下之萬善而後理之一者可全也苟自大而狹人匹夫匹婦有一不得自盡於上則一善不備而

之善。而時天下之中焉者。俾萬姓以下則一德之效。以終常德保位之語。嗚呼以下又推其餘意警戒以終之。終始相生。其為書末有明整於此者。

三篇反覆折難。須於包容處看其德量。於委曲訓誥處看其恩

民主。亦無與成厥功矣。伊尹於篇終。致其警戒之意。而言外之旨。則又推廣其所謂一者如此。蓋道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致也。嘗因是言之。以為精粹無雜者。一也。終始無間者。一也。該括萬善者。一也。一者。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并包而無所遺也。咸有一德之書。而三者之義悉備。前乎伏羲堯舜禹湯後乎文武周公孔子同一揆也。

## 盤庚上

盤庚。(今山西平陽府吉州南隋置耿州於此)陽甲之弟。自祖乙都耿。(在河北)(亳之別名在河南即西)圮於河水。盤庚欲遷于殷。而

意於規畫纖悉處看其指置上篇威多於恩中篇恩威並行下篇弛威崇恩

孫月峰曰文字最艱深然讀數過乃更覺意味婉妙愈玩趣愈出

亳

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小民雖蕩析離居亦惑於利害不適有居民盤庚喻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上中二篇未遷時言下篇既遷後言王氏曰上篇告羣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左傳謂盤庚之誥實誥體也三篇今文古文皆有

但今文三篇合為一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

籲音喻。殷在河南偃師適往籲呼矢誓也

史臣言盤庚欲遷于殷民不肯往適有居盤

庚率呼衆憂之人出誓言以喻之如下文所云也○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前惟稱商自盤庚遷都之後於是殷商兼稱或只稱殷也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盡子忍反○曰盤庚之言也劉殺也盤庚言我先王祖乙來都于耿固重我民之生非欲盡致之死也民適不幸蕩析離居不能相救以生稽之於卜亦曰此地無若我何言耿不可居決當遷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

囂史記作隞並音敖字水經注云敖山上有城即殷仲丁之所遷秦置倉於其中亦曰敖倉城在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西北相亦名故殷城在相

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服事也。先王有事。恪謹天命。不敢違越。先王猶不敢常安。不常其邑。于今五遷厥邦矣。今不承先王而遷。且不知上天之斷絕我命。况謂其能從先王之大烈乎。詳此言。則先王遷徙。亦必有稽卜之事。仲丁河亶甲篇逸不可考矣。五邦漢孔氏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并盤庚遷殷爲五邦。然以下文今不承于古文勢考之。則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史記

州内黄、今属直隸大名府、

法度、如朝市室廬之營建。道路塡宿之部分。去舊即新之區畫之類。遵故事。則人情不駭。達徽辭。則人情



言祖乙遷邢。或祖乙兩遷也。

索隱云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分邢耿為二亦非也

承天命、復祖業、綏四方、三者盤庚遷國之本意。故總述於篇首。

若顚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蘖牙曷反又魚列反。顚仆也。由古文作甹木生條也。顚木譬耿由蘖譬殷也。言今自耿遷殷若已仆之木。而復生也。天其將永我國家之命於殷。以繼復先王之大業。而致安四方乎。

正其源。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

防其蔽。

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斆胡

不壅。此遷都之大綱。史特先舉之。

敎反。斅。敎。服。事。箴。規也。耿地。瀉鹵墊隘。而有沃饒之利。故小民苦於蕩析離居。而巨室則總于貨寶。惟不利於小民。而利於巨室。故巨室不悅。而胥動浮言。小民眩於利害。亦相與咨怨。間有能審利害之實。而欲遷者。則又往往爲在位者之所排擊阻難。不能自達於上。盤庚知其然。故其敎民。必自在位始。而其所以敎在位者。亦非作爲一切之法。以整齊之。惟舉先王舊常遷都之事。以正其法度而已。然所以正法度者。亦非有他焉。惟曰。使在位之臣。無或敢伏小人之所箴規焉耳。蓋以民患瀉鹵墊隘。有欲遷而以言箴規其上者。

汝毋得遏絕而使不得自達也。衆者臣民咸在也。史氏將述下文盤庚之訓語。故先發此。

（句揭出）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不遷病根）從康

若曰者非盡當時之言大意若此也汝猷黜乃心者謀去汝之私心也無與毋同毋得傲上之命從已之安蓋傲上則不肯遷從康則不能遷二者所當黜之私心也此雖盤庚對衆之辭實為羣臣而發以斆民由在位故也

古我先王（指成湯諸賢王以采）亦惟（不言先省文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傳宣德意使四海曉然見君上之心。）王用

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逸過也盤庚言先王亦惟謀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則奉承于內而能不隱匿其指意故王用大敬之宣化于外又無過言以惑衆聽故民用大變今爾在內則伏小人之攸箴在外則不和吉言于百姓譊譊多言凡起信於民者皆險陂膚淺之說我不曉汝所言果何謂也詳此所謂舊人者世臣舊家之人非謂老成人也蓋沮遷都者皆世臣舊家之人下文人惟求舊一章可見

非予自荒茲

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荒廢也逸過失也盤庚言非我輕易遷徙自荒廢此德惟汝不宣布德意不畏懼於我我視汝情明若觀火我亦拙謀不能制命而成汝過失也若綱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紊亂也綱舉則目張喻下從上小從大申前無傲之戒勤於田畝則有秋成之望喻今雖遷徙勞苦而有永建乃家之利申前從康之戒汝克黜乃心施實德

與不匿厥指異　傲上　又轉　又轉　從康　義無傲上也　喻以從遷之利無從康也　喻以從遷之　遷則若拂人情

此節總告以利。下二節分告以害。

此篇文勢反覆辨論。相顧成文。既云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又曰惰農自安云云。既云予若觀火。又曰若火之燎于原。文雖渙散。意則相貫。以是知佶屈聱牙於人情又甚近也。

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而利在後勞民實福民也。亦如汝祖父率民以遷是積德及人也。）蘇氏曰。商民之世家大族。造言以害遷者。欲以苟悅小民為德也。故告之曰。是何德之有。汝曷不告汝私心。施實德於民。與汝婚姻僚友乎。勞而有功。此實德也。汝能勞而有功。則汝乃敢大言曰。我有積德。曰積德云者。亦指世家大族而言。申前汝猷黜乃心之戒。

乃不畏（複而不猷。）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戎大。昬強也。汝不畏沈溺大害於遠近。而憚勞不遷。如怠

此段文極曲折。却極生動。其古奧在字句。靈便在音節。

惰之農。不強力為勞苦之事。不事田畝。安有黍稷之可望乎。此章再以農喻申言從康之害。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辭之輯和言也。辭之懌吉言也。）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上既歷數其戀土之情。此乃開其自悔之路。）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若火之燎于原。不

引此結前圖任起下不敢動用非罰非德之意

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

視爾有觀火之明則制爾有滅火之勢

予有咎 侗音通 燎盧皎反 撲普卜反 吉好也先惡謂惡之先也奉承侗痛相視

不道導民以遷而先不樂遷是先惡也

猶安危利菑之意

也。憸小民也逸口過言也逸口尚可畏況我

民

我制爾生殺之命可不畏乎恐謂恐動之以禍患沈謂沈陷之於罪惡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者言其勢焰雖盛而殄滅之不難也靖安咎過也則惟爾衆自為不安非我有過也此章反復辯論申言傲上之害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任如林反。遲任古

急脉緩受

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烝是嘗之類。此節申言前圖任舊人之意。

之賢人。蘇氏曰。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常使舊人用新器也。今按。盤庚所引。其意在人惟求舊一句。而所謂求舊者。非謂老人。但謂求人於世臣舊家云耳。詳下文意可見。若以舊人爲老人。又何侮老成人之有。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文情深至。

使人感泣。

選。須絹反。與。去聲。○胥。相也。敢。不敢也。非

罰非所當罰也世世非一世也勞勞于王家也掩蔽也言先王及乃祖乃父相與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汝乎世簡爾勞不蔽爾善茲我大享於先王爾祖亦以功而配食於廟先王與爾祖父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作福作災皆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我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乎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知久安之計而欲遷）無弱孤有幼（受水之害而欲遷）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難言謀遷徙之難也蓋遷都固非易事而又當

時臣民傲上從康不肯遷徙然我志決遷若射者之必於中有不容但已者弱少之也意當時老成孤幼皆有言當遷者故戒其老成者不可侮孤幼者不可少之也爾臣各謀長遠其居勉出汝力以聽我一人遷徙之謀也

不從遷

從遷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字法

用罪猶言為惡用德猶言為善也伐猶誅也言無有遠近親疏凡伐死彰善惟視汝為惡為善如何爾邦之善惟汝衆用德之故邦之不善惟我一

惟誠可以動物此句已包一篇之意

今失罰其所當罰也。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無傲上 無從康 無浮言 畧露用刑之意

當時所告惟在廷之人故使之轉相告語

致告者使各相告戒也自今以往各敬汝事整齊汝位法度汝言不然罰及汝身不可悔也

##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

誠于衆 大告用

首明君民相體一篇。
大意。
上下協和既足以挽
回天心備禦有道又
足以潛消天變。



厥民。亶當早反造七到反。作。起而將遷之辭。殷在河南。故涉河。誕大亶誠也。咸造。皆至也。勿褻。戒其毋得褻慢也。此史氏之言。蘇氏曰。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話言曉之。盤庚之仁也。

曰。明聽朕言。勉於受言之時。無荒失朕命。戒於既受之後。

荒。廢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承。敬也。蘇氏曰。古謂過爲浮。浮之言勝也。后既無不惟民之敬。故民亦保后。相與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林氏曰。憂民之憂者。民亦

合上節言君之體民。

憂其憂。罔不惟民之承。憂民之憂也。保后胥慼。民亦憂其憂也。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比昆至反。先王以天降大虐。不敢安居。其所興作。視民利當遷而已。爾民何不念我以所聞先王之事。凡我所以敬汝使汝者。惟喜與汝同安爾。非為汝有罪比于罰而謫遷汝也。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

從民一時之欲者小從民永建之欲

志。我所以招呼懷來于此新邑者。亦惟以爾民蕩析離居之故。欲永汝俾汝康共。以大從爾志也。或曰。盤庚遷都。民咨胥怨。而此以為丕從厥志。何也。蘇氏曰。古之所謂從衆者。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夫趨利而避害。捨危而就安。民心同然也。殷亳之遷。實斯民所利。特其一時為浮言搖動。怨咨不樂。使其即安危利害之實。而反求其心。則固其所大欲者矣。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

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忱時任反乘平聲瘳丑鳩反○上文言先王惟民之承而民亦保后胥慼今我亦惟汝故安定厥邦而汝乃不憂我心之所困乃皆不宣布腹心欽念以誠感動於我爾徒為此紛紛自取窮苦譬乘舟不以時濟必敗壞其所資今汝從上之誠間斷不屬安能有濟惟相與以及沈溺而已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正此意也利害若此爾民而

稽者即安危利害之實而反求其心也

合上節。民不體君。祇以自悞。

罔或稽察焉。是雖怨疾忿怒。何損於困苦乎。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汝不為長久之謀。以思其不還之災。是汝大以憂而自勸也。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勸憂之謂也。有今猶言有今日也。罔後猶言無後日也。上。天也。今其有今罔後。是天斷棄汝命。汝有何生理於天乎。下文言迓續乃命于天。蓋相首尾之辭。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迂雲居反

合上二節、言我之體民。亦體先王之意。

○爾民當一心以聽上。無起穢惡、以自臭敗。恐浮言之人、倚汝之身、迂汝之心。使汝邪僻而無中正之見也。

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害不能避、利不能趨、而失持身之則。以害為利、以利為害、而失制宜之心。）

（是亦將修人事。以勝天之降災也。）

畜六計反。我之所以遷都者。正以迎續汝命于天。予豈以威脅汝哉。用以奉養汝衆而已。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神后。先王也。羞。養也。即上文畜養之意。言我思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人。我大克羞養爾者。用懷念爾故也。

失于政陳于茲高

（即遷都之政。）

此節言君不遷。則君有罪。

此節言民不體君之罪。

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陳、久。崇、大也。耽圮、而不遷。以病我民。是失政、而久于此也。高后、湯也。湯必大降罪疾於我。曰、何為而虐害我民。蓋人君不能為民圖安。是亦虐之也。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比昆至反。樂生興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先后。湯言商之先王也。幼孫、盤庚自稱之辭。比

即遷徙之謀。共康之心

此節、言君民相體之義。以申明民不體君之罪。

同事也。爽失也。言、汝民不能樂生興事。與我同心以遷。我先后大降罪疾於汝。曰汝何不與朕幼小之孫同遷乎。故汝有失德。自上其罰汝。汝無道以自免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戕慈良反　斷都管反。既勞乃祖乃父者。申言勞爾先也。汝共作我畜民者。汝皆為我所畜之民也。戕害也。綏。懷來之意。謂汝有戕害。在汝之心。我先后

殷俗尚鬼。故以深信者導之。敬畏祖父者。人之良心也。盤庚提其祖父而言之。敬畏之心。豈不油然而生。而顧戀財寶之意輕矣。



固乃知之。懷來汝祖汝父。汝祖汝父亦斷棄汝。不救汝死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

水蟲也。古人取其甲以為貨。如今之用錢也。

連呼叠喚。以忠孝動之。

**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亂治也。具多取而兼有之謂。言若我治政之臣。所與共天位者。不以民生為念。而務富貝玉者。其祖父亦告我成湯。作丕刑。于其子孫。啓成湯丕乃崇降弗祥。而不赦也。此章先儒皆以為責臣之辭。然詳其文勢。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則亦對民庶責臣之辭。非直為羣臣言也。

**嗚**

前曰一、此曰中、聖賢理。會利害處。即義理。故隨事有不偏之準。不二之則。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告汝不易即上篇告汝于難之意。大恤。大憂也。今我告汝以遷都之難。汝當永敬。我之所大憂念者。君民一心。然後可以有濟。苟相絕遠。而誠不屬。則殆矣。分猷者。分君之所圖。而共圖之。分念者。分君之所念。而共念之。相從。相與也。中者。極至之理。各以極至之理存於心。則知遷徙之議。為不可易。而不為浮言橫議之所搖動也。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

（遺落廢失之意）

曰往哉生生曰汝何生在上曰汝萬民乃不生生凡三言之謂遷以利民非止利家也曰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曰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凡再言之謂將爲臣民建家非止爲國定都也

在外曰姦在内曰宄

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易夷益反種之勇反乃有不善不道之人顛隕踰越不恭上命者及暫時所遇爲姦爲宄劫掠行道者我小則加以劓大則殄滅之無有遺育毋使移其種于此新邑也遷徙道路艱關恐姦人乘隙生變故嚴明號令以告勅之

往哉生生

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往哉往新邑也方遷徙之時人懷舊土之念而未見新居之樂故再以生生勉之振起其怠惰而作其趨事也試用也今

我將用汝遷。永立乃家。為子孫無窮之業也。

##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君有寢廟。臣有邑宅。民有廛里。

新都草昧之初。名分不可以不正。則正其體統。無使紊亂。

閭閻遷徙之後。衆情不可以不綏。則慰其勞苦。無使猜疑。

盤庚既遷新邑。定其所居。正君臣上下之位。慰勞臣民遷徙之勞。以安有衆之情也。此史氏之言。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欲敬事。欲勤事。兼民命國命。

曰。盤庚之言也。大命。非常之命也。遷國之初。君臣上下。正當勤勞盡瘁。趨事赴功。以為國家無窮之計。故盤庚以無戲怠戒之。以建

大命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

勉之

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賢是

忍反比毘至反○歷盡也百姓畿內民庶百官族姓亦在其中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古我先王湯也適于山往于亳也契始居亳其後屢遷成湯欲多于前人之功故復往居亳按立政三亳鄭氏曰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以亳依山故曰適于山也

去下　之惡　立

王業之興是多于前人

對上曷震句。

降下也。依山。地高水下。而無河圯之患。故曰用下我凶德嘉績美功也。

猶言減少也。

消斯民沉溺重墜之疾。絕後世驕奢淫侈之風。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述其所言無復他意使之釋然也。

今耿為河水圮壞。沉溺墊隘。民用蕩析離居。無有定止。將陷於凶德。而莫之救。

無所止其身也

爾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遷也。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盤庚不敢有其功。

即復祖德而治國家者。

即迓續乃命之意

乃上天將扶我成湯之德。而治及我國家。我與一二篤敬之臣。敬承民命。用長居于此新

以上喻民。

以下喻臣。



邑也。**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沖。童。弔。至。由。用。靈。善也。宏賁。皆大也。言我非廢爾衆謀。乃至用爾衆謀之善者。指當時臣民有審利害之實。以為當遷者言也。爾衆亦非敢固違我卜。亦惟欲宏大此大業。爾言爾衆亦非有他意也。蓋盤庚於既遷之後。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明吾前日之用謀略。彼既往之傲惰。委曲忠厚之意。藹然於言辭之表。大事以定。大業以興。成湯之澤。於是而益永。盤庚其賢矣哉。**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

總呼語氣沉着。

之人尚皆隱哉隱痛也盤庚復歎息言爾諸侯公卿百執事之人新遷之民生理未復庶幾皆有所隱痛於心而愛護封殖之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之而不忘之而不忽相爾雅曰導也我懋勉簡擇導汝以念敬我之民衆也導其耕桑薄其稅斂老幼不失其養鞠人之事也聯其比閭合其族黨相友相助謀人保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以祿位言以禮貌言居之事也肩任敢勇也鞠養也我不任好賄之人惟勇於敬民以其生生為念使鞠人謀人之保居者吾則敘而用之欽而禮之也今我既羞告爾于朕

又拈次篇貝玉之言以勵之。

與克黜乃心遙遙相對。

志（一則我志之所）若（一則我志之所）否（爾必於若者勉之否者戒之而）罔有弗欽

否俯九反。羞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非我之意，即不肩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無有不敬我所言也。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申不肩好貨）（申敢恭生生）

無毋同。總聚也。庸民功也。此則直戒其所不可為，勉其所當為也。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結語精要）

式敬也。敬布為民之德，永任一心，欲其久而不替也。盤庚篇終。

（始終不貳之謂）

戒勉之意，一節嚴於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盤庚其賢矣哉。蘇氏曰：民不悅而猶為之先

命官有辭自唐虞有之少僅一言多或數言出於當時面命有書自說命始皆大訓微言夫子錄之

王未之有也祖乙圮於耿盤庚不得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於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言反復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自用者皆以盤庚藉口予不可以不論

## 說命上

說命記高宗命傅說之言命之曰以下是也猶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後世命官制詞其原蓋出於此上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記

孫月峰曰說命多惟字句法○

說爲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學之辭總謂之命者高宗命說實三篇之綱領故總稱之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羣臣已默窺于不言之表以高宗天資不凡自不可掩也○

亮龍張反陰烏含反○亮亦作諒陰古作闇按喪服四制高宗

朱子語類、問、諒陰、以他經考之、皆訓信默、鄭氏獨以為凶廬、豈合禮制、曰、所引翦屏柱楣、是兩事、蓋始者戶北向、用草為屏、不翦其餘、至是改而西向、乃翦其餘草、始者無柱與楣、檐著於地、至是施短柱及楣、以拄其楣、架起其檐、令稍高、而下可作戶也、梁闇、即不如鄭說、亦未見天子不可居廬之法

諒陰三年。鄭氏註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翦屏、柱楣。鄭氏謂。柱楣。所謂梁闇是也。宅憂亮陰。言宅憂於梁闇也。先儒以亮陰為信默不言。則於諒陰三年不言。為語復而不可解矣。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居憂亮陰不言。禮之常也。高宗喪父小乙。惟既免喪。而猶弗言。羣臣以其過於禮也。故咸諫之。歎息言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哲實為法於天下。令天子、君臨萬邦。百官皆奉承法令。王言則為命。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矣。

（朱子曰、柱音知主反、似是從手、不從木）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

賈誼賦云傅說胥靡乃相武丁遷史殷本紀孔安國書傳亦云漢書注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而莊周又云

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入聖作德之門

善必先知說是帝真賚不得說無此事只是天理亦不得

敬身以處不言而思

庸用也高宗用作書告喻羣臣以不言之意言以我表正四方任大責重恐德不類于前人故不敢輕易發言惟恭敬淵默以思治道夢帝與我賢輔其將代我言矣蓋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帝賚良弼其念慮所孚精神所格非偶然而得者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

想像其形容曰象

得其象繪之曰形

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審詳也詳所夢之人

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是刑使人不聊於生如此非輕刑也傅說未必至此況書止云築胥靡非經所載也

不曰諫而曰誨屈已以求教也

繪其形象旁求于天下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傅巖在虞（在今山西平陽）虢之間（府平陸縣東北二十五里）肖似也與所夢之形相似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於是立以為相按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為相書不言省文也未接語而遽命相亦無此理置諸左右蓋以冢宰兼師保也荀卿曰學莫便乎近其人置諸左右者近其人以學也史臣將記高宗命說之辭先敘事始如此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相業第一義為居第一義）

此下命說之辭朝夕納誨者無時不進善言也孟子曰人不足

作礪切磋琢磨。成己德而至於成器。舟楫則澤及乎人。霖雨則及天下。所謂一節深一節也。

高宗恐說視己為成德之人。而無說以扶

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高宗既相說處之以師傅之職。而又命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知所本矣。呂氏曰。高宗見道明。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孫月峰云比類語有姿態後人詞賦祖此。

三日雨為霖。高宗托物以喻望說納誨之切。三語雖若一意。然一節深一節也。

字法。

**啟乃心沃朕心**

啓。開也。沃。灌溉也。啓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者。溉我心而厭飫也。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有深旨。

持之則未免有自虧之病其望又切於前矣

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瞑眠見反眩熒絹反跣蘇典反○方言曰飲藥而毒海岱之閒謂之瞑眩瘳愈也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弗視地喻我之行無所見也

遜上句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辟必益反○匡正率循也○先王商先哲王也○說既作相總百官則卿士而下皆其僚屬高宗欲傅說暨其僚屬同心正救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迹以安天下之民也

下及之意　同官為僚　相業之成亦君道之成　蹈而無間　循而無違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高宗欲資之于人。故以納誨責其臣。傅說使反求諸己。故以從諫望其君。納誨者。相臣之職。從諫者。人君之道。

君曰欽予時命。臣曰祇若休命。是謂一敬相成。

上篇所言。只及從諫。至此乃詳為君立政之道。

敬我是命。其思有終也。是命。上文所命者。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答欽予時命之語。木從繩。喻后從諫。明諫之決不可不受也。然高宗當求受言於己。不必責進言於臣。君果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況命之如此。誰敢不敬順其美命乎。

起中篇之意。妙旨。引繩彈墨以取直。

說命中。

就四海而分建之。有王畿。有侯國。就一邦而分設之。有大都。有小都。

惟說命總百官說受命。總百官。冢宰之職也。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順天道尊卑上下之禮。所謂天秩也。建邦設都爲尊卑上下之自然者而制分土之事。樹后王君公樹之於邦。列爵之事。承以大夫師長樹之於都。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周禮立官。多以師爲名。師者衆所法。亦是長之義。大夫以下。分職不同。每官各有其長。故以師長言之。后王。天子也。君公。諸侯也。治亂曰亂。明王奉順天道。建邦設都。立天子諸侯。承以大夫師長。制為君臣上下之禮。以尊臨卑。以下奉上。非為一人逸豫之計而已也。惟欲以治民焉耳。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同在一天之中。天之聰明。無所

言動命討機發于一時而榮辱成敗關乎四海百姓皆戒其輕而欲其重持以凝定而出精明也乎

不聞無所不見無他公而已矣人君法天之聰明一出於公則臣敬順而民亦從治矣

字法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冑直又反

妙語

言語所以文身也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衛身也輕動則有起戎之憂二者所以為已當慮其患於人也衣裳所以命有德必謹於在笥者戒其有所輕予干戈所以討有罪必嚴於省躬者戒其有所輕動二者所以加人當審其用於已也王惟戒此四者信

此而能明焉○則政治無不休美矣○

惟治亂在庶官○（治事曰官○）官不及私（知其不可而任之○）昵惟其能○（受位曰爵○）爵罔及惡德○（不知其非而任之○）惟其賢○

昵尼亦反○庶官○治亂之原也○庶官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王制曰○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六卿百執事○所謂官也○公卿大夫士所謂爵也○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惟賢惟能所以治也○私昵惡德所以亂也○按古者○公侯伯子男○爵之於侯國○公卿大夫士○爵之於朝廷○此言庶官○則爵為公卿大夫士也○吳氏曰○惡德○猶凶德也○人君當用吉士○凶德之人○雖

有過人之才。爵亦不可及。**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善當乎理也。時時措之宜也。慮固欲其當乎理。然動非其時。猶無益也。聖人酬酢斯世。亦其時而已。**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自有其善。則已不加勉。而德虧矣。自矜其能。則人不效力。而功隳矣。**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故無患也。張氏曰。修車馬。備器械。事乎兵事。則兵有其備。故外侮不能為之憂。簡稼器。修稼政。事乎農事。則農有其備。故水旱不能為之害。所謂事事有

備無患者如此。**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毋開寵幸而納人之侮。毋恥過誤而遂己之非。過誤出於偶然。作非出於有意。**惟厥攸居政事**

**惟醇**居止而安之義。安於義理之所止也。義理出於勉強則猶二也。義理安於自然則一矣。一故政事醇而不雜也。**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黷徒谷反。祭不欲黷。黷則不敬。禮不欲煩。煩則擾亂。皆非所以交鬼神之道也。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能脫於流俗。事神之禮必有過焉。祖己戒其祀無

豐昵傅說蓋因其失而正之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旨美也古今於飲食之美者必以旨言之蓋有味其言也服行也高宗贊美說之所言謂可服行使汝不善於言則我無所聞而行之也蘇氏曰說之言譬如藥石雖散而不一然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所謂古之立言者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上篇復君以從諫此則責君以行言行之而後不徒從也

高宗方味

知者聖凡之分豈可云易高宗蓋知之者恭默思道非知之明哲有此乎若高宗未克知之而告之曰非艱則失言矣

知對行言。自傳說發之。而致知力行。遂為萬世為學之法程。

前篇訪以政事。故說以政事對。此篇訪以學。故說以學對。說有大功。而周公數六臣。不及說。蓋六臣、皆商前王舊臣。輔後

說之所言。而說以為得於耳者非難。行於身者為難。王忱信之。亦不為難。信可合成湯之成德。說於是而猶有所不言。則有其罪矣。上篇言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所以廣其從諫之量而將告以為治之要也。此篇言允協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所以責其躬行之實。將進其為學之說也。皆引而不發之義。

##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

王者。說乃高宗所求。非其父小乙所遺也。周公留召公。專述舊臣。故數盤而不及說。



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甘盤臣名。君奭言。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遯退也。高宗言。我小子舊學于甘盤。已而退于荒野。後又入居于河。自河徂亳。遷徙不常。歷敘其廢學之因。而歎其學終無所顯明也。無逸言。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與此相應。國語亦謂武丁入于河。自河徂亳。唐孔氏曰。高宗為王子時。其父小乙。欲其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也。蘇氏謂甘盤遯于荒野。以台小子語脉推之。非是。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

猶言格心。

調同前而意更深。

朱子曰古人言學字方自說命始有
呂祖謙曰學問之博

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應行之艱）

邁乃訓 心之所之謂之志邁行也范氏曰酒非麴（酒母也）糵（牙米也）不成羹非鹽梅不和人君雖有美質必得賢人輔導乃能成德作酒者麴多則太苦糵多則太甘麴糵得中然後成酒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臣之於君當以柔濟剛可濟否左右規正以成其德故曰爾交修予爾無我棄我說能行爾之言也孔氏曰交者非一之義

（齊治平）（致知格物）

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

貴有實用。大而建立大經。經綸大業。彌綸大化。至於贊天地化育。皆所謂建事也。此所謂有用之學。

朱子曰。遜志。捺下這志。入那事中。子細低心下意。與他理會。若高氣不伏。以為無緊要。不能入細理會。則其修亦不來矣。既遜

**事不師古以求（克）永世匪說攸聞**

求多聞者。資之人。學古訓者。反之已。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載修身治天下之道。二典三謨之類是也。說稱王而告之曰。人求多聞者。是惟立事。然必學古訓。深識義理。然後有得。不師古訓。而能長治久安者。非說所聞。甚言無此理也。○林氏曰。傅說稱王而告之。與禹稱舜。曰帝光天之下。文勢正同。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如日知其所亡。以理之共由言謂之道。如月無忘其所能。

遜。謙抑也。務。專力也。時敏者。無時而不敏也。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

其志又須時敏若似做不做或作或輟亦不濟事

德修罔覺已幾於大而化之矣復使之監于先王者至公無私

於學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已則其所修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茲此也篤信而深念乎此則道積於身不可以一二計矣夫修之來來之積其學之得於已者如此

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 斆胡教反

斆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蓋道積厥躬者體之立斆學于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而後聖學可全也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憲法

妙旨

來得件數多也

以理之自得言之謂之德

學古是遠宗此是近宗

之理。雖聖人不可有一毫自恃之心也。

愆。過也。言德雖造於罔覺。而法必監于先王。先王成法者。子孫之所當守者也。孟子言。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亦此意。**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式。用也。言高宗之德。苟至於無愆。則說用能敬承其意。廣求俊乂。列于衆職。蓋進賢雖大臣之責。然高宗之德未至。則雖欲進賢。有不可得者。**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時乃風。**不曰教而曰風。風有感發之義。風。教也。天下皆仰我德。是汝之教也。**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望說意在言外。下節正良臣惟聖之實事。手足備而成人。良臣輔而君聖。

高宗初以舟楫霖雨為喻。繼以麴糵鹽梅為喻。至此。又以股肱惟人為喻。其所造益深。所望益切矣。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孔氏訓正為長。

湯之為聖。乃尹典起而作成之也。

語意清聳。

先正。先世長官之臣。保。安也。保衡。猶阿衡。作。興起也。撻。于市。恥之甚也。不獲。不得其所也。高宗舉伊尹之言。謂其自任如此。故

能輔我成湯。功格于皇天。爾庶幾明以輔我。無使伊尹專美于我商家也。傅說以成湯望高宗。高宗故曰協于先王成德。監于先王成憲。高宗以伊尹望傅說。故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敢字句法始此。

君非賢臣不能共治。賢非其君不與共食。言君臣相遇之難如此。克者責望必能之辭。敢者自信無慊之辭。對者對以已。揚者揚於衆。休命。上文高宗所命也。至是

高堂隆曰。太戊有桑穀生朝。高宗有雊雉升鼎。皆因災恐懼。側身修行。號曰中宗高宗。興也勃焉。

孫月峰曰。以單句勝。

金履祥曰。此篇首稱高宗肜日。終言無豐于昵。高宗廟號也。似謂高宗之廟。昵近廟

高宗以成湯自期。傅說以伊尹自任。君臣相勉勵如此。異時高宗為商令王。傅說為商賢佐。果無愧於成湯伊尹也。宜哉。

## 高宗肜日

高宗肜祭。有雊雉之異。祖已訓王。史氏以為篇。亦訓體也。不言訓者。以既有高宗之訓。故只以篇首四字為題。

史記曰。有飛雉登鼎耳而呴。

其所訓析為兩篇。一篇逸。

於泰以名高宗之訓

##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相尋不絕之意

肜音融。雊居候反。○肜祭明日又祭之名。殷曰肜。周曰繹。雊鳴也。於肜日有雊雉之異。蓋祭禰廟也。序言湯廟者。非是。

天子諸侯以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

## 祖已曰

也。似是祖庚繹于高宗之廟。兼高宗名臣。不聞祖己。乃訓于王。似告幼君。書序大誤。惟史記謂此書作于祖庚之時。為得之。而其說又不分明。鄒季友亦云。詳見彙纂。蔡傳及諸儒定為高宗者。因黷于祭祀云云。然此若在高宗。必初年事。書作于嗣王。無可疑者。既是追作。豈必為晚年事耶。

惟先格王正厥事　格。正也。猶格其非心之格。詳下文。高宗祀豐于昵。昵者。禰廟也。豐於昵。失禮之正。故有雊雉之異。祖己自言當先格王之非心。然後正其所失之事。惟天監民以下。格王之言。王司敬民以下。正事之言也。乃訓于王曰

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

直指禱祀祈年之事。而以天義儆懼之。與務民之義義字同意。

字法。

監音鑑。夭於兆反。典主也。義者。理之當然。行而宜之之謂。言天監視下民。其禍福予奪惟主義如何爾。降年有永有不永者。義則永。不義則不永。

非天夭折其民。民自以非義而中絕其命也。意高宗之祀。必有祈年請命之事。如漢武帝五畤祀之類。祖己言永年之道。不在禱祠。在於所行義與不義而已。禱祠非永年之道也。言民而不言君者。不敢斥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不若德。不順於德。不聽罪。不服其罪。謂不改過也。孚命者。以妖孽爲符信而譴告之也。言民不順德。不服罪。天既以妖孽爲符信而譴告之。欲其恐懼修省以正德。民乃曰。孽祥其如我何。則天必誅絕之矣。祖己意謂高宗

為雊雉訓王。而書不及雊雉。本以訓王。而辭屢及民。末始指王而言。辭不迫。而意獨至。矣。

錄戡黎。誌商所以亡也。

當因雊雉以自省。不可謂適然而自恕。夫數祭豐昵。徼福於神。不若德也。黷於祭祀。傳說嘗以進戒。意或吝改。不聽罪也。雊雉之異。是天既孚命正厥德矣。其可謂妖孽其如我何耶。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司。主。胤。嗣也。王之職。主於敬民而已。徼福於神。非王之事也。況祖宗莫非天之嗣。主祀其可獨豐於昵廟乎。

**西伯戡黎。**

戡音堪。西伯。文王也。名昌。姓姬氏。戡。勝也。黎。國名。今山西潞安府黎城

王伯厚曰商都朝歌黎在上黨壺關乃河朔險要之地也朝歌之西境密邇王畿黎亡則商震矣故武王渡孟津莫之或禦周以商墟封衛狄人廹逐黎侯衛不能救脣亡齒寒卒為狄所滅衛之亡猶商之亡也秦拔上黨而韓趙危唐平澤潞而三鎮服形勢其可忽哉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非恐文王有伐紂之心也黎亡殷必亡民皆歸周文王欲守臣節而不得此其所以恐也

下文無及戡黎之事史氏

平順二縣地

按史記文王脫羑里之囚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鈇鉞使得專征伐為西伯文王既受命黎為不道於是舉兵伐而勝之祖伊知周德日盛既已戡黎紂惡不悛勢必及殷故恐懼奔告于王庶幾王之改之也史錄其言以為此篇誥體也武曰西伯武王也以史記嘗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曷為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為西伯矣

特標此篇首。以見祖伊告王之因也。祖姓。伊名。祖己後也。奔告。自其邑奔走來告紂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句法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祖伊將言天訖殷命。故特呼天子以感動之。訖絕也。格人猶言至人也。格人元龜皆能先知吉凶者。言天既已絕我殷命。格人元龜皆無敢知其吉者。甚言凶禍之必至也。非先王在天之靈不佑我後人。我後人淫戲用自絕於天耳。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

猶言不省察也

虞天性不迪率典康安虞度也典常法也紂自絶於天故天棄殷不有康食饑饉荐臻也不虞天性民失常心也不迪率典廢棄常法也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大命非常之命摯至也史記云大命胡不至民苦紂虐無不欲殷之亡曰天何不降威於殷而受大命者何不至乎今王其無如我何言紂不復能君長我也上章言天棄殷此章言民棄殷祖伊之言可謂痛切明著矣王曰嗚呼我生不有

命在天○紂歎息謂民雖欲亡我我之生獨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

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字法○ 參倉含反○紂既無改過之意○祖伊退而言曰○爾罪衆多參列在上○乃能責其命於天邪○呂氏曰○責命於天○惟與天同德者方可○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 凡事積而成者皆功○

邦○功事也○言殷即喪亡矣○指汝所為之事其能免戮於商邦乎○蘇氏曰○祖伊之諫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

郝楚望曰紂之危若朝露文王以摧枯拉朽之勢可取不取孔

矣愚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戡黎不利於殷故奔告于紂意必及西伯戡黎不利於殷之語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將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必不利於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於周故因戡黎告紂反覆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略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

## 微子

微國名子爵也（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十五里有微子鎮）微子名啓帝乙長子紂之庶母兄也微子痛殷

子刪書不敘文王事殷事。獨錄戡黎微子二篇。正以明文王至德也。

孫月峰曰、亦以拗調勝。與盤庚同。然錬法尚不及、

之將亡。謀於箕子比干。史錄其問答之語。亦誥體也。以篇首有微子二字。因以名篇。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致行其道。遂其功業。

猶有後望。

以酒為凶曰酗。病源。

酗吁句反。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弗或者。不能或如此也。亂。治也。言紂無道。無望其能治正天下也。底。致。陳。列也。我祖成湯。致功陳列于上。而子孫

孤亦卿也。

不言封爵、或本無爵。或有而不言也。

名胥餘、

沈酗于酒。敗亂其德于下。沈酗言我而不言紂者。過則歸己。猶不忍斥言之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辠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字法

殷之人民。無小無大。皆好草竊姦宄。上而卿士。亦皆相師非法。上下容隱。凡有冒法之人。無有得其罪者。小民無所畏懼。強陵弱。衆暴寡。方起讎怨。爭鬭侵奪。綱紀蕩然。淪喪之形。茫無

畔岸若涉大水無有津涯殷之喪亡乃至於今日乎微子上陳祖烈下述喪亂哀怨痛切言有盡而意無窮數千載之下猶使人傷感悲憤後世人主觀此亦可深監矣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出尺類反隮牋西反曰者微子更端之辭也何其語辭言紂發出顛狂暴虐無道我家老成之人皆逃遁于荒野危亡之勢如此今爾無所指示告我以顛隕隮墮之事將若之何哉蓋微子憂危之甚特更端以問救亂

較微子語。節節進一層。

通篇須記得比干在。

之策。言我、而不言紂者。亦上章我用沈酗之義。罪源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字法 咨二人而一人答。明心同也。

此下、箕子之答也。王子。微子也。自紂言之。則紂無道。故天降災。自天下言之。則紂之無道。亦天之數。箕子歸之天者。以見其忠厚。敬君之意。與小旻詩言。旻天疾威。敷于下土意同。方興者。言其方興而未艾也。此答微子沈酗于酒之語。而有甚之之意。下同。

**乃罔畏畏。咈其耉長舊有位人。**已有命則不畏天。祭無益則不畏神。暴無傷則不畏民。

乃罔畏畏者。不畏其所當畏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

畏聖人之言。咈。逆也。耇長。老成之人也。紂、惟不畏其所當畏。故老成舊有位者。紂皆咈逆而棄逐之。此、答微子發狂耄遯之語。以上文特發問端。故此先答之。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攘如羊反

紀綱法度一切掃地可知。此舉其大者而言也。

牷音全。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犧牷牲。祭祀天地之物。禮之最重者。猶為商民攘竊而去。有司用相容隱。將而食之。且無災禍。豈特草竊姦宄而已哉。此答微子草竊姦宄之語。

卿士可知。

將訓為行。謂盜者得行盜而食之

字法深險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

微子尚有圖存之意。而箕子但以存先祀為先事。勢至此。更無善後之論。

于一多瘠罔詔讎斂。若仇敵。掊斂之也。不怠。力行。而不息也。詔。告也。下視殷民。凡上所用以治之者。無非讎斂之事。夫上以讎。而斂下。則下必為敵。以讎上。下之敵讎。實上之讎斂以召之。而紂方且召敵讎不怠。君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為一。故民多饑殍。而無所告也。此答微子小民相為敵讎之語。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

義不可去。以身輕于國也。

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

義不得不去。見宗祀重于國也。

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商今其有災。我出當其禍

敗。商若淪喪。我斷無臣僕他人之理。詔。告也。告微子以去為道。蓋商祀不可無人。微子去。則可以存商祀也。刻。害也。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紂必忌之。是我前日所言。適以害子。子若不去。則禍必不免。我商家宗祀。始隕墜而無所托矣。箕子自言。其義決不可去。而微子之義。決不可不去也。此答微子淪喪顛隮之語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上文既答微子所言。至此則告以彼此去就之義。靖。安也。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於先王。使無愧於神明而已。

如我則不復顧行遯也。按此篇。微子謀於箕子比干。箕子答如上文。而比干獨無所言者。得非比干安於義之當死。而無復言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仁之行。雖不同。而皆出乎天理之正。各得其心之所安。故孔子皆許之以仁。而所謂自靖者。即此也。○又按左傳楚克許。許男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然則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而此所謂去者。特去其位。而逃遯於外耳。論微子之去者。當詳於是。

（朱批：左氏浮夸。王樵辨之詳矣。）（朱批：見彙纂參）

書經讀本卷之三終



